

■ 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

## 驳 中 国 威 胁 新 论

刘 再 起

(武汉大学 外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刘再起(1967-), 男, 湖南衡阳人,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俄语系副教授, 俄罗斯国立莫斯科师范大学与俄罗斯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主要从事国际关系与俄罗斯对外政策研究。

[摘 要] 俄罗斯学者阿·沙拉温(А. Шарвин)院士认为, 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第三种威胁”, 其论据是: 中国军事力量随着整体国力的增强而快速增长, 中国人口大规模“北迁”会威胁到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领土与主权安全,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掠夺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 俄罗斯放松对中国的警惕会助长中国的野心。这些论据都是主观臆想的结果, 是站不住脚的, 而且, 这种论断任其泛滥, 势必影响中俄关系的发展大局。

[关键词] 中俄关系; 威胁; 新安全观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04)01-0129-05

2001 年 9 月 28 日, 俄罗斯《独立军事观察》发表了俄罗斯科学院政治军事分析研究所所长阿·沙拉温(А. Шарвин)教授的《第三种威胁》一文。该文声称, 再过 20 年或更长时间中国会成为俄罗斯的“第三种威胁”, 是俄罗斯“最大的, 实质上也是俄罗斯最可能的、惟一的现实的军事威胁”, 是“俄罗斯的战略敌人——头号敌人”。该文发表后, 俄《独立报》等其它传媒相继进行了转载, 已在俄罗斯学术界甚至政界引起了较大反响<sup>[1]</sup>(P.3)。

事实上, 在俄罗斯, 这种新的中国威胁论并不新鲜。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首次不但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 而且在人均国民收入方面已经超过或即将超过俄罗斯。俄罗斯在昔日的‘小兄弟’中国面前第一次感到了衰弱”<sup>[2]</sup>(P.12)。而面对中俄国力的这种对比变化, 有些亲西方的学者和政治势力开始散布一些不利于中俄关系发展的言论。如俄罗斯社会学家、中国问题专家、企业家、有国际问题“侦探”之称的阿·捷维亚托夫(А. Девятков)提出: “我想再次强调, 中国对俄罗斯的危险是存在的, 这一点在我国的远东地区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 并且会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而有增无减, 请允许我作出这样的预言, 也许‘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届满之时(2020 年)就是俄罗斯因失去部分国土而同中国发生严重边界冲突之时”<sup>[3]</sup>(P.6)。

在《第三种威胁》一文中, 阿·沙拉温首先援引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国际问题专家阿·阿尔巴托夫(А. Арбатков)和普·罗曼什基(П. Романшкін)著的《俄罗斯能打得起什么样的战争》一文, 声称前两种类型的战争——车臣战争和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战争, 它们要么是“不经意的小儿科”, “要么是第三种威胁——即来自共产主义中国的威胁的小插曲而已”。在阿·沙拉温看来, 俄罗斯不必惧怕北约, 因为北约国家是民主国家, 它们极其害怕人口的损失(即有生力量的损失), 而且北约对俄发动类似南斯拉夫式的战争会导致核大战——这种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相反, 对拥有 10 亿之众的中国来说, 损失几百万人口是毫无感觉的, 况且, 今天, 亿万的中国人在贫困中挣扎……战争对他们来说并不会失去什么, 与俄罗

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接壤的中国人口比对岸的俄罗斯人多出 30 多倍,且中方资源严重匮乏,就业艰难,而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则极其丰富。因此,中国有意把大量的人口抛向“北边”。阿·沙拉温甚至认定,未来在俄罗斯东部边界的战争样式一定是核战争。如此骇人听闻的言论,在俄罗斯国内首先遭致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如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阿·雅可夫列夫教授批评道:阿·沙拉温院士做出这样的判断即使不是偏见,不是空穴来风,也是缺乏科学根据的;根据主观的想象而作出这样的“科学”判断对一个大学者来说是不相称的<sup>[4]</sup>(P.471)。尽管阿·沙拉温在文章开头强调自己不带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偏见,但他这种武断的结论显然是偏见的结果,是新的“中国威胁论”的一个变种而已。对这种言论,如果不加以驳斥,任其泛滥,势必影响中俄关系大局,甚至会对俄罗斯今后外交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

### (一)关于迅速发展的中国国力

阿·沙拉温的“中国威胁论”的第一个论据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他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实力的增长,远远快于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从而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我们认为,阿·沙拉温的这种论断,如果不是因为有欠严谨,也是杞人忧天。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中国军事问题研究员普·勃·加米诺夫(П. Б. Каменнов)的研究结果:从 1989 年至 1998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为 7—9%。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用于国防的开支本可以扩大,但这种情况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相反,中国军事开支所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 1992—1995 年间实际上有所下降,而在 1989—1992 年间以及 1995—1998 年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是因为中国的国防政策是防御性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国防开支是有限的,仅限于足够防御性需要。可见,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国防现代化并不是俄罗斯来自东方的军事威胁。事实上,从军费开支看,2001 年中国军事预算仅是美国类似预算的 5%,相当于日本的 37%,英国的 50%,法国的 63%及德国的 76%<sup>[5]</sup>(P.56-57)。此外,阿·沙拉温似乎也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俄签订一系列的安全和边界协定后,准确地说,自冷战结束后,中国军队的数量及在中俄边界的驻军已减少了 2/3<sup>[5]</sup>(P.57)。况且,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的军工企业大部分实现了“军转民”,目前真正生产军需产品的企业不到原来的 10%<sup>[5]</sup>(P.56-57)。

而对于中国正在努力实现的军事现代化,一些俄罗斯学者也进行了客观分析。如阿·雅可夫列夫指出:“90 年代以来即‘冷战’结束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事例屡见不鲜。中国所处的亚太地区也存在着军备竞赛,牵系中国民族感情和民族盛衰的台湾问题尚未最终解决,‘台湾独立’势力日益嚣张,中国为了维护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湾独立或外国势力干涉,中国理所当然地需要实现国防现代化,适当地增加军事预算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我们俄罗斯不也是如此吗?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完整,我们不惜对车臣地区使用武力长达 8 年之久,军事预算连年以两位数递增,为什么俄罗斯可以这样做而中国却不能使用武力来捍卫国家统一呢?难道真如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sup>[6]</sup>(P.49)。可见,对于中国军事力量的存在和发展,一些正直的俄罗斯学者是表示理解的。而阿·沙拉温所担心的中国军事化给世界和俄罗斯带来威胁,实质上是重弹了美国及西方舆论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一直渲染的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老调,其目的是为遏制中国而制造舆论。

### (二)关于中国人口的北迁

阿·沙拉温的“中国威胁论”的第二个依据是,中国亿万人民挣扎在贫困之中,战争对中国人来说并不会失去什么,而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则地广人稀,资源十分丰富,中国人口大规模“北迁”是俄罗斯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威胁。

关于中国人口的贫困问题,中国政府于 2001 年 10 月发表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白皮书(下称《白皮书》)指出,“最近三十年来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中国人口已从 1978 年的 2.5 亿减少到了 3 千万”<sup>[第 5 版]</sup>。而且,一个为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事实是,中国最近 20 年,首次在历史上解决了众多中国人的温饱

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居民的收入增长了20倍,并且还在不断地持续增长,2000年中国公民的储蓄存款达到7000亿美金,占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68%,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而此前的1978年中国公民的储蓄率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9%<sup>[8]</sup>(P.418),2001年居民储蓄额更是创记录地达到了7万多亿人民币。相对俄罗斯,中国的通货膨胀率一直很低,物价上涨指数一直在1%左右波动<sup>[8]</sup>(P.418)。因此,根本不存在中国人口大规模贫困的问题,更不存在中国公民因极端贫困而冒险大量“向北迁移”的问题;事实上,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严酷的自然条件使之永远不能成为中国人解决贫困问题的替代选择。再者,在中俄接壤长达400年的历史中,俄罗斯远东及西伯利亚地区一直地广人稀,而与之相对的中国东北—北部地区的人口却一直远远多于俄罗斯上述地区的人口,从来不存在阿·沙拉温所说的“甚至俄罗斯最边远省份的居民的生活水平也是中国绝大多数公民的生活水平所望尘莫及的,而中国广大的内陆及边远省份人民的生活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情形。诚然,中国存在着地区差别和贫富差异,但中国政府一直在致力于消灭这种地区间的贫富差异。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史无前例的西部开发计划已经启动,规模浩大的南水北调工程也于2002年底正式开工,甚至地形、气候条件十分复杂的西藏地区在不久的将来也将与中国内地铁路相连。“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其它巨型工程的兴建都将极大地改善中国北方、西北方及广大内陆地区的经济状况,大幅度地提高这些地区的人民生活水平。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一些中国经济问题专家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按照购买力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4080美元,而俄罗斯是7500美元,按照目前中俄两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在未来10年内超过俄罗斯<sup>[9]</sup>(P.542,552)。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20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决不至于赶不上俄罗斯最边远省份人民的生活水准。那么,按照阿·沙拉温提出的“贫穷导致侵略性”的理论,未来20年内,富裕起来的中国也没理由构成对俄罗斯的威胁。再说,现实情况往往是富国侵略穷国,强国欺侮弱国。可见,阿·沙拉温所谓“贫困的中国将是俄罗斯的重大军事威胁”的论断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 (三)关于中国资源的贫乏

阿·沙拉温的“中国威胁论”的第三个论据是:资源贫乏的中国必将掠夺俄罗斯丰富的自然资源。在《第三种威胁》一文中,阿·沙拉温指出,中国资源匮乏,无力维持自身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必定要大举侵略和掠夺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的俄罗斯。当然,我们承认,俄罗斯的自然资源正如阿·沙拉温所言极其丰富(俄罗斯人经常引以为自豪),但这并不会引发中国对邻国的侵略。事实上,中国素以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人民勤劳著称于世。据科学家推测,地球的自然资源的勘探、挖掘和利用的潜力还未到尽头,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资源的开采也仅限于地球表层,至于地表深层及深海资源的利用尚未真正开始。尽管我国人口众多,自然资源相对不足,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仍高达7—9%,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并未诉诸武力来获取自然资源。退一步讲,即使中国如阿·沙拉温所说的是资源匮乏的国家,我们也没有必要“通过对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发动战争,靠牺牲大量的中国人”这种最不合时宜、最愚蠢的办法来获得自然资源。事实上,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可以未雨绸缪,采用经济的手段,即通过政府、企业的合作来获得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一些自然资源。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正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俄罗斯及其他中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的能源合作合同,来保证资源的互通有无。例如,2001年10月8日于圣彼得堡签署的由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建设伊尔库茨克州安加尔斯克—大连输油管管道的协议规定,2005—2010年间俄罗斯每年向中国输送2千万吨原油,而后增加到每年3千万吨;此前,我国同俄罗斯还签订了共同开发俄伊尔库茨克州科维茨克天然气项目的条约,该条约计划每年向中国提供70亿立方米的优质天然气;计划建设的输油输气管道还有另外2条,一条计划经蒙古向中国、南韩、日本输运天然气,另一条由俄罗斯图尔克门尼亚经中国连云港向中国和日本提供天然气<sup>[10]</sup>(P.173)。此外,我国与俄罗斯在核能与热电领域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如正在兴建的连云港大型核电站及已合作兴建完成的珠海、吉林热电站等<sup>[10]</sup>(P.173),便是中俄成功进行经济合作、共享自然资源的范例。可见,解决资源匮乏问题的途径还有很多,资源问题不会窒息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更不会引发所谓中国的“侵略”。阿·沙拉温所谓

“资源匮乏的中国构成对俄罗斯安全威胁”的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 (四)关于中俄关系的历史教训

阿·沙拉温的“中国威胁论”的第四个论据是俄罗斯的政治家们未能很好地汲取 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的“珍宝岛”战争的教训,对强壮了的中国失去警惕。

关于“珍宝岛”事件,早在 1989 年春天苏共总书记、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时,随着两党、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珍宝岛”事件连同整个中苏关系那一段令人不愉快的交往早已成为历史。无论是中国的政治家,还是俄罗斯的政治家,都没必要对这一事件耿耿于怀。再者,“珍宝岛”事件是中苏两党因意识形态问题而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的结果。而今天新型的中俄关系则是摈弃了意识形态,完全建立在两国根本民族利益基础上的面向 21 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它“是中俄两国人民汲取历史的教训,做出的历史性的选择,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决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基于意识形态”<sup>[11]</sup>(第 7 页)。阿·沙拉温旧事重提并把“珍宝岛”事件当做中国对俄罗斯产生可能的军事威胁的依据,表明他仍受意识形态左右,无视中俄两国政府和人民决心一致向前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新现实。20 世纪 90 年代初,当俄罗斯作为独立国家走向世界舞台时,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曾被俄罗斯媒体讥讽为 100% 的亲西方、亲美外交<sup>[12]</sup>(P.212)。在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俄罗斯觉得自己与西方因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指望一夜之间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天然盟友”<sup>[12]</sup>(P.209),并且期待着大量的西方援助。然而仅仅 2 年多时间,俄罗斯便开始失望了,因为西方许诺的援助不仅没有到来,反而导致俄罗斯政局激烈动荡,俄罗斯国内政治势力之间因外交政策的失误而激烈斗争,著名的亲西方的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也不得不于 1996 年下台。有了这个教训,叶利钦曾形象地比喻俄罗斯的对外政策:“俄罗斯的国徽是双头鹰,它既看着西方,也望着东方”<sup>[12]</sup>(P.214)。但即使如此,俄罗斯总有一股亲西方的政界和学术界人士不愿意承认亲西方政策的失败,不愿意看到中俄关系的持续发展,从而做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所谓“科学预言”——“中国威胁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面对平稳发展的中俄关系,阿·沙拉温认定是俄罗斯的政治家们放松了对中国的警惕。他认为,对于强壮的中国而言,俄罗斯只能当一个顺服的小伙计。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俄罗斯始终是一个平等的战略伙伴。正如俄罗斯著名国际问题专家、俄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戈夫(PO DB)教授所说:“发展同中国、印度等主要东方国家的关系,才能增大俄罗斯同西方打交道的份量,而且正是这些国家把正在衰弱的俄罗斯当做伟大的国家和平等的伙伴”<sup>[13]</sup>(P.4)。俄罗斯知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雅可夫也对中俄关系评价说:“1996 年当俄罗斯同西方就北约东扩争得不可开交时,1998 年俄罗斯同美国就‘反导’问题争得面红耳赤时,1999 年当俄罗斯同北约关系因科索沃危机降到冰点时,2000 年当西方大肆指责俄罗斯在车臣侵犯人权时,正是中国这个战略伙伴挺身而出,给了俄罗斯坚决的、毫不含糊的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sup>[14]</sup>(P.422)。事实上,对于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中国和俄罗斯都是积极合作和彼此协调的。如果说,真有什么人把俄罗斯当做“小伙计”,那也许不是“强壮了”的中国,正是“强壮”的西方。如美国著名政治活动家、国际问题专家、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曾毫不客气地说:“俄罗斯是‘冷战’的失败者,俄罗斯希望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同等的发言权,希望同美国平起平坐,只能是异想天开”<sup>[14]</sup>(P.421)。他认为,“俄罗斯应当被肢解而且应该被置于‘监护’之下”<sup>[14]</sup>(P.421)。置于谁的“监护”之下呢?不言而喻,布热津斯基当然不会希望把俄罗斯置于中国的“监护”之下。而基辛格的想法更干脆:“俄罗斯是个野蛮的民族,它是西方永恒的敌人。”

可见,如果不是抱着某种狭隘的政治偏见或陈腐的意识形态的话,中俄关系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向是很容易看清楚。近年来,中俄战略协作关系不断增强,双方共识涵盖北约东扩、台湾问题、车臣问题、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与发展、联合国作用等,特别是 2001 年 7 月,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中俄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该条约体现了中俄将“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精神,主张发展全方位合作和不结盟关系。沙拉温所谓的“中国是俄罗斯的头号战略敌人”的论断,本质上是死抱“冷战”思维不放,不但与当今世界求和平、求发展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而且也与中俄关系友好的大局格格不入。我们相信,在

新世纪和新的国际环境里,中俄两国一定能汲取历史教训,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排除种种干扰,做永久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这既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也是俄罗斯政府和人民的愿望。

### [参 考 文 献]

- [ 1 ] А.Шафарвин.Третья угроза [ N ] .Независимое воен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2001-09-28.
- [ 2 ] Ан афонов. А.В.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 M ] .Москва: Альянс, 2000.
- [ 3 ] А.Девтов.Угроза с Востока [ N ] .Завтра, 2001-10-09.
- [ 4 ] Н.П.Щмелев.Россия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 Мосты в будущее [ M ]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3.
- [ 5 ] П.Б.Каменнов.КНР: Воен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модернизации обороны [ M ] .Москва: Ин-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 2001.
- [ 6 ] А.Яковлев. —Китай —враг №1 для России ? [ J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ДВ РАН, 2002, (1).
- [ 7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 [ N ] .人民日报, 2001-10-16.
- [ 8 ] А.Яковлев.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мир [ M ]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 2001.
- [ 9 ] ИМЭМО РАН. Мир на рубеже тысячелений (проблема развития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до 2015 г) [ M ] .Москва: ИМЭМО РАН, 2002.
- [ 10 ] О.П.Шуцагин. МПГУ Гуманитарий история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сборник ) [ M ] .Москва: Москва МПГУ, 2002.
- [ 11 ] 苏格.论中美俄关系 [ J ] .国际问题研究, 2002, (3).
- [ 12 ] И.С.Иванов.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России и мир [ M ] .Москва: МГИМО, 2002.
- [ 13 ] Родв.Варианты угрозы России в связи с расширением НАТО на восток [ N ] .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99-05-14.
- [ 14 ] А.Яковлев.Россия Китай и мир [ M ]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2001.

(责任编辑 叶娟丽)

## On the New Theory of *The Third Threat from China*

LIU Zai-qi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LIU Zai-qi (1967-), male,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Wuhan University, Doctoral candidate, Russian National Norm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and Russian foreign policy.

**Abstract:** *The Third Threat* by Prof. A. Шафарвин of Russian Political and Military Institute, Russian State Research Institute, said that, after twenty years or more, China would become *The Third Threat* of Russia. There are four supporting points to it: I. The Chinese military force grows fast with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whole national power. II. China has lots of people, and there are still lots of poor people, so that the big-scaled “north migration” —will threaten the Russian far eastern and Siberian areas; III. China is short of resources, which can not support the continu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us it needs to run for the rich natural resources in Russian Asian areas; IV. The current politicians in Russia don't get the historical lessons from the War of the Treasure Island, and loosen the warning from China.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bove questions presented by A. Шафарвин intellectually.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threat; new safety outlook